

爱妻久病痊愈无望 丈夫渴求正常生活

模范丈夫要离婚

武汉市有一位被当地人誉为模范丈夫的作家，他悉心照顾患有精神障碍的妻子，因而受到媒体的关注。然而这个戴着“桂冠”的模范丈夫，于今年初提出了与爱妻离婚的要求。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又该如何理解他的婚姻？不久前本文的作者对此进行了独家采访。

百姓视线

厨房为11岁儿子做早餐。然后，他催促儿子洗脸、吃饭，把儿子送到学校。之后，走向武汉市江岸区法院……

程柏山来到武汉市江岸区法院后，向法官递交了一份离婚申请书。

当得知眼前这个满脸愁容的中年人就是媒体竞相报道的武汉市作家、模范丈夫程柏山时，立案的法官茫然不解：“你是‘模范丈夫’怎么会要求离婚？”

难忘的爱情

1964年，程柏山出生在武汉市一个知识份子家庭，受父亲的影响，他热爱写作。

1982年高中毕业后，程柏山走进了军营，他的爱好在部队得到了发挥，当上了连部文书。三年后，带着各种荣誉的程柏山复员后被分配到武汉市江岸车辆厂，当了一名普通工人。

那时的程柏山虽然一文不名，但他有文化，有修养，因此引起了一个叫晓霞的女青年的注意。

晓霞的父亲是厂里的干部，他看不起这个身材瘦小的退伍军人，因此对程柏山与他女儿的恋爱持反对意见。而晓霞又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孩，既不愿违抗父母之命，又对这份爱情割舍不下，就这样他们在反反复复中谈了三年多的恋爱。为此，程柏山感到身心疲惫。

1989年，相貌一般的尚萍从技校毕业分到了车辆厂。程柏山与晓霞的爱情长跑，被尚萍看在眼里。在平时的生活中，尚萍逐渐对儒雅文弱的程柏山产生了好感。

当晓霞再次向程柏山提出中止恋爱关系时，尚萍来到了程柏山身边。在程柏山和尚萍频繁的接触中，同事们也都说他们很有夫妻相……

没有太多的浪漫，1991年，程柏山和尚萍结婚了。一年后，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。

程柏山和尚萍有着共同的写作爱好，业余时间，程柏山夫妻俩比着写文章。尚萍还把程柏山写的东西进行了整理，分门别类地装订成小册子。

有了尚萍这样的得力助手，程柏山在写作上突飞猛进，几年中他接连发表了4部小说。在程柏山的影响下，尚萍也拿起了笔，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。随着程柏山知名度的提高，他被调到厂党委宣传部工作。

飞来的厄运

1994年初，尚萍忽然经常头疼，有时还无缘无故发脾气，曾经温馨的家开始有了争吵声。

2001年5月18日，程柏山带着尚萍到医院检查后，得知尚萍患的是“垂体腺瘤”。一周后，尚萍住院进行了垂体腺瘤的切除手术。不幸的是，由于手术失误，造成了尚萍“器质性精神障碍”，被鉴定为二级致残。她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，而且智商仅相当于一个三四岁的孩子。

尚萍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，过去她的日记里大多记一些家庭的琐事，而在她得病前的最后的几篇日记里，

却充满了对程柏山和儿子的深深爱恋。

妻子病后，程柏山常常独自翻看她的日记，时而被日记中的话语感动而眼睛湿润，他强烈感受到妻子对他、对儿子、对这个家庭的爱。为了表示自己对她妻子的爱，他从尚萍进手术室那天起，开始在日记本上记载尚萍的治病经过、家庭面临的困境以及对尚萍、对孩子的爱。

2002年8月，程柏山已为尚萍写了10万多字的康复日记。程柏山悉心照顾妻子的事，感动了他周围的许多人，武汉市的一些媒体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报道，程柏山也被誉为江城的“模范丈夫”。

艰难的呵护

自尚萍生病后，程柏山家庭收入开始捉襟见肘，仅每个月支付保姆工资的开支就占了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。由于尚萍是精神障碍病人，照顾她比正常的人要困难得多，一年中他家换了三十多个保姆。

保姆走了，尚萍的妈妈走了，留下的只有程柏山。“谁都可以推，谁都可以躲，谁都可以逃，只有我不能，因为我是她的丈夫……”程柏山说。

程柏山家住在七楼，每次把尚萍哄下来上医院看病都很难。有一次他要带尚萍去医院，哄了半个小时才把尚萍哄起床，但当他们下到4楼时，尚萍突然大哭起来，之后就再也不肯下楼梯了，一早上的努力就白费了。

然而，有些事情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尚萍的病并没有因为程柏山日日夜夜的祈祷和悉心的照顾而好转。相反地尚萍开始频繁地胡乱发脾气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都会歇斯底里地叫喊……

对此，程柏山不仅身累，而且心累……

在近三年的时间里，因为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生活的压力，程柏山在日记中反复地问自己：“我到底还能撑多久？”第一年，凭爱；第二年，靠责任；再往后呢？

尚萍第二次手术后，程柏山被告知，尚萍将很难康复。

久违的欢笑

英国小说《简·爱》中描写了一个家里有个疯妻子，不能离婚，需要丈夫罗切斯特的爱支撑着活下去的故事。程柏山就是中国的罗切斯特。

2002年8月12日，是程柏山终身难忘的一天。那一天，程柏山拿到了武汉市作家协会的证书。

拿到证书后，程柏山却高兴不起来。自尚萍病了之后，程柏山就一直没什么作品了。他满脑子都是关于尚萍的病、关于必须面对的琐事，他的心无法安静下来。

那年，程柏山为妻子写“康复日记”的事迹见诸报端后，一位农村女青年小刘拿着报纸辗转找到程柏山，希望能帮助他一起照顾他的病妻。

随后，小刘经常来帮助程柏山照顾尚萍，给她洗头洗澡洗衣服。程柏山的儿子也非常喜欢这个小刘阿姨，程柏山的家又响起了久违了的欢笑声。



2003年11月17日，小刘突然从程柏山的视线里消失了。在此之前，小刘曾对程柏山说：“我爱你，但我不能和另一个女人分享你的爱……”

这件事情对程柏山的打击很大。小刘来了，拨亮了程柏山原本昏暗的生活，然而，小刘又走了，一切又回到了过去。

面对痊愈无望的妻子，面对作为市作协会员两年未出一篇作品的事实，渴望过上正常生活的程柏山下决心摘掉头上的光环，选择了离婚，以求得一份和别人一样的生活。

无奈的选择

程柏山提出离婚后，法庭并没有马上立案。尚萍的娘家人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怒气冲冲地找上门来兴师问罪。为此，程柏山起草了一份协议书：离婚后孩子由程柏山抚养，尚萍的法律监护责任（一切生老病死）仍由程柏山承担。

在程柏山的承诺下，尚萍的父母才同意了他的离婚要求。

令程柏山没有想到的是法庭对他的离婚要求也有质疑。一位庭长对程柏山明确表示：“你和精神病患者离婚，就是法律允许，道德上也说不过去。”

程柏山要与病妻离婚的事传开后，也有人问：善良不是绝对的牺牲自我，责任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付出，没有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意没有坚强的经济后盾，仅凭责任和道义，是行而不远的。还有人问：程柏山应该把病妻安排好，让儿子和他有个新的开始；现代人都追求生活上的完美，很少有人像程柏山以这种方式追求道德上的完美的。社会应该给予程柏山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。

湖北法大律师事务所游友安律师说，《婚姻法》规定：如果患有精神病的配偶一方不同意离婚，应按法律规定审理。如原来夫妻感情较好，有子女的，以不离为宜。如确系久治不愈，事实证明夫妻关系已不能再维持下去，经对方亲属及有关单位安排好患者的生活、医疗、监护等问题后，可准予离婚。

程柏山说，其实，我对尚萍还是怀有深深的爱，我会负责她今后的生活，但照顾尚萍是一回事，婚姻又是另一回事。

记者随后与程柏山一起来到了江岸区岸北的托老所，见到了躺在床上的尚萍。照顾尚萍的护士长说：“程柏山每隔两天，都要来看望一次尚萍。每一次来，都会带她最喜欢吃的食品，陪她说会儿话。尚萍每月需630元的护理费，这对每月只有1000多元收入的程柏山来说，经济压力是很大的。”

日前，记者在发稿时，得知法院对程柏山的离婚案已经立案。文/付弘成 图/费菲

编后——

当爱人无法同你进行爱的交流，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之时，你将面临选择。这种选择有时是很难的，特别是对“模范丈夫”、“模范妻子”来说就更难。

事实上，如果他们自己不肯点头说要解放自己，也没有人能够把他们从旧的思想框框里解放出来。程柏山这种既尊重道义又选择爱的人，其实很值得敬佩。他敢于扯下面具，抛开光环，直面真实的人生，他是位勇敢的人，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理解。

今日茶坊

明朝文人陆绍珩曾为我们画了一幅人间图，颇具寓意：当风雪弥漫长安之夜时，在一个古庙的冷铺上，一个乞丐睡得正香。在不远处的一座豪宅里，一个白胡髭的老贵人，尽管盖着锦被、围着床帷，却合不上眼。

这使我想到一个故事：有位富人，每天早上经过一个豆腐坊时，都能听到屋里传出愉快的歌声。一天，他忍不住走进豆腐坊，看到一对小夫妻正在辛勤劳作。富人动了恻隐之心，说：“你们这样辛苦，只能唱歌消烦，我愿意帮助你们，让你们过上衣食不愁的快乐生活。”说完，他放下一大笔钱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富人又经过豆腐坊，却没有听到小夫妻的歌声。第三天、第四天，依旧没有听到他们的歌声，富人好奇怪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做豆腐的男人出来了。他看见富人后便急忙说道：“先生，我要还你的钱。因为，没这些钱时，我们每天做豆腐卖，虽然辛苦，但心里非常踏实。自从拿了这笔钱后，我和妻子反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们靠做豆腐就能养活自己，要这么多钱做什么呢？放在屋里，还要担心它丢了。所以还是把钱还给你吧！”

也许这个故事并不合现在许多人的口味。他们会说，钱多还不好吗？没听说过钱多会咬手的——但我们并不排斥财富，我们厌恶和蔑视的是对个人财富的过分贪求，是以不正当手段聚敛财富的行为。我们努力创造财富，我们所追求的：“并不是贪婪的掠夺品，而是一种行善的工具。”（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语）这应该是我们对待财富的态度。

豆腐坊的歌声

事实是“钱多”的确会“咬你的手”。像陆绍珩讲的那个“白髭老贵人”，就是因为“钱多”，所以思虑也多——又想多有钱，又担心别人谋算他的钱——连个踏实觉也享受不了。

拥有更多的财富，是许许多多人的奋斗目标。财富的多寡，也成为衡量一个人人才和价值的尺度。当一个人被列入世界财富榜时，会引起多少人的羡慕。

英国思想家培根曾说过：“对于财富，我充其量只能把它叫做美德的累赘。不要追求显赫的财富，而应追求你可以合法地获得的财富，清醒地使用财富，愉快地施与财富，心满意足地离开财富。”对于培根的建议，我们确实应该认真思考。

现在不少人急于发大财，结果去搞歪门邪道，甚至铤而走险，以身试法。如贪污受贿、制假贩假、盗版走私、贩卖毒品……他们变成了金钱的奴隶，财富对他们如同绞索，他们越是贪求，绞索就勒得越紧。一个贪官说，他每当听到街上鸣警笛时，就觉得是来抓他的，惶惶不可终日。这样的不义之财再多，又有什么“乐趣”呢？

我们并不排斥财富，我们厌恶和蔑视的是对个人财富的过分贪求，是以不正当手段聚敛财富的行为。我们努力创造财富，我们所追求的：“并不是贪婪的掠夺品，而是一种行善的工具。”（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语）这应该是我们对待财富的态度。

文/嘉雯



画中有话

图王峰